

两朵云的故乡

The Hometown of two Clouds

陈云其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朵云的故乡/陈云其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 9

ISBN7-80153-347-X

I. 两… II. 陈…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 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6257号

两朵云的故乡

作 者: 陈云其

责任编辑: 杨芳

封面设计: 白平苗

出版者: 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 100733)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印刷者: 核工业中南二三〇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字 数: 120千字

开 本: 850×1168毫米1/32

印 张: 5

印 数: 2000册

印 次: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153-347-X/I·038

定 价: 35.00元

目录



回 序

大峡谷	12	给克里斯朵夫	36
走过霍县	13	结 婚	37
那年过日月山	14	第三杯咖啡	38
巴丹吉林	15	那 山	39
昨夜宿在刁井	16	来的时候	40
给燕子河	17	遗 恨	41
去韶山的路上	18	熄 灭	42
凤凰旧城	19	绕指而飞	43
无题	20	荣回故里	44
玉 米	21	一群老鼠	45
一杯淡水	22	和庄稼谈话	46
大雨滂沱	23	痛哭	47
夜歌	24	秋天不来	48
花 篮	25	草 药	49
这个下午	26	山 上	50
雨落在空地	27	旷野里的树	51
远方或者朋友	28	八月我在草原	52
夏 日	29	空握之手	53
莲	30	纹身之美	54
水 杉	31	含在唇边的秋天	55
看雪	32	蚀	56
落日时分	33	月亮上的刺玫	57
谈禅的午后	34	泥泞的夜晚	58
夸西莫多	35	随感	59



冬天大路	79	雪落在桥上	103
明亮的草垛	80	在梦的斜坡	104
道路	81	过年	105
一只狐狸	82	花窗或者是猫	106
是你安静的手	83	一天	107
斑马	84	鸟鸣之声	108
在今生缘咖啡吧	85	祁门红茶	109
他们走过	86	飞镖	110
莽海之晨	87	麦田里的人	111
港湾	88	渡	112
东山澳之恋	89	两只金柑	113
桃花岛的女人	90	随感	114
御日而行	91		
鸟	92		
孩子	93		
桑	94		
清明	95		
鳄鱼	96		
风扬起的手臂	97		
感冒	98		
看一片雪停留在空中	99		
走过曙光路	100		
冬夜的光	101		
落在井里的水桶	102		



方 向	133	描 绘	166
钱湖以东	134	网 之 眼	167
冬青树	135	拾麦穗的女人	168
今夜有风	136	天 空	169
给上林湖	145	给时奋先生书简	170
黑 夜	146	坚 持	174
最爱的人	147	谁	175
十二行诗	148	指 缝	176
青藤之屋	149	十二行诗	177
月	150	故乡麦地	178
在湖畔	151	护士小张	179
纽扣或者月亮	152	静 思	181
七条鱼	153	拉 萨	182
行走的灯笼	154	落在脚背的陨石	183
游龙崕洞	155	旧式卡宾枪	184
和妻子去厦门	156	两朵云的故乡	185
奉化江边	157	物语之一	186
给日光岩	158	脚 趾	187
低 首	159	旅途记事	188
夏日图画	160	随感	192
萧湾村水洼	161		
给祖母一百年祭	162	回 跋	209
草 绳	164	访谈录	214
老 樟 树	165		

两朵云的故乡

The Hometown of two Clouds

陈云其 著



两朵云的故乡

两朵云的故乡

两朵云的故乡

两朵云的故乡

两朵云的故乡

两朵云的故乡

两朵云的故乡

诗人陈云其

代序《两朵云的故乡》

周时奋

云其的诗集《两朵云的故乡》即将付梓，据他自己说，这里汇集的是近年来他的诗歌中比较可称道的作品。搞不清这是他的第几本诗集了，他一直都在写诗，不管他的“正业”是什么，诗歌一直是他的生命伴侣。

云其的诗名是从部队里开始的。那时候，他是海军东海舰队一名稀稀拉拉的军官，他注定不可能受到军队纪律的严格管束，他的心灵是自由的，这是诗人的心灵。当时，东海舰队的机关汇集了一批像他这样的文人官兵，耐不住青山冷岙的军营里寂寞，常常游荡到城里来，与地方上的闲人们混得挺熟，我们也在那时候认识。

大凡与文化沾边的事都是需要天赋，尤其是艺术。没有这种天生的秉性，如何地用功都没有用。云其是舟山海岛里的渔家之子，他的前辈血缘中可能只与海盗有某些瓜葛，与文化却是无缘。搞不清什么原因，竟稀里糊涂地冒出了这么一个诗人，在中国军旅诗坛里居然割席分礼，名重一时。部队是个培养人的地方，像他这种天工开物式的人物，很快就被送到解放军艺术学院里深造。不用调查我即可断言他一定不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是京城那地方龙盘虎踞，让他结识不少好汉哥们，差一点混到著名的海政歌舞团去当创作员。这倒不是说他不愿意学习，而是诗人的气质一定不能安份守纪。当知艺术家是学不出来的，他们只能悟成，因此所有已经成材的艺术家到北京的深造，其实都是去混个

脸熟，与主流艺术圈接轨，也因此，就像悟空一直心存与玉帝老儿平起平坐之意，在他的心中，老师王愿坚永远只是他真诚的朋友。

他在军旅生涯中最称闪光的事儿，是1986年代表人民军队的后人沿着祖宗的足迹到长征路去走了一遭，同行的都精神兴奋创作丰盛。如乔良的小说《灵旗》，马合省的诗集《苦难风流》，胡世宗的《沉马》，而他的作品即是诗集《低下头，并且记住》，这些都在当日的中国激起过一阵感情的波澜。从这些书名的对比中即可看到，他的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标题，说明了这一次确实动了政治浪漫主义的真感情，他向前辈膜拜，并且告诉读者应当记住他们，也让我们看到了作为诗人的他，完全可以有当代军旅诗人那种正经而激昂的一面。这一次的行走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次采风的经历，更是一种生命的象征，寻求与行吟，注定成了他以后的生命基调。

诗人不是常人，诗人常常会做出富有诗意的行为。像他那种经年奔走于本部队和北京总部之间的“江湖兵”生活，我以前也曾经历过。只是我那时候很老实的奔走在“两点成一线”的行程中，而他居然对本部队和总部都打了一个擦边球，自说自话地以一个军人的身份跟着民间的朋友去开发南海，当时广东正是改革开放的前哨，他一去两年。这种“天子唤来不上船”的气概和狗胆包天的作为，恐怕只有李白这样的大家方能所为。没有人去追究他，因为任何正经八百的追究只会遭遇他嬉皮笑脸的反诘：“积极投身改革开放，不好吗？”一个始终生活在不正经的创意中的诗人，

谁也拿他没办法。

不知道搭错了哪一根神经，诗人忽然动了思凡的春心，他要转业了，要安家立业生儿育女了。他当时对我说，他想到地方的文化单位来，这一次，他装出了一副安份守纪样子。诗人、中校、共产党员、解艺毕业，履历表里一片莺歌燕舞潺潺流水，他就在这座城市里栖身了。现在想来，选择这座城市与选择那座城市，对他来说其实都无所谓，都只是让船一般漂泊的躯体有一个系统的港湾，而他的诗人灵魂，永远心骛八极天马行空。

社会就像一本巨大的方格抄，让每个人都在上面“爬格子”，一格一个字的写着人生。云其是一首诗，诗不习惯用方格抄，当诗句喷薄而出的时候，笔端往往也破格而出一泻千里，把诗句写到格子外的纸边上，并且修改得一塌糊涂精益求精。诗如其人。开始的时候，他努力的依着“格子”认真的把人生的字套进去，在群众艺术馆，后来到文化中心筹建处，再后来到艺术研究所，这么一格格的爬着，很别扭。他于是烦了，他开始做诗体的表演。他把诗的激情化为晚会的歌舞，从此诗人成了导演。开始为晚会写诗化的解说词，写创意的台本，后来干脆挺身而出赤膊上阵，干起了导演的勾当。我记得他第一次成功执导的是为全国科技大会做的大型主题晚会，很有诗人的想象，很有诗歌的意境。从此便以“陈导”名世。干导演这活的基本要求是要具有诗人般的想象、头领般的吆喝能力、江湖好汉般的人缘，再加上含辛茹苦，把好吃好喝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这一切，都是陈云其与生俱来的，所以他能振臂高呼，景从如云。我并不是

奉承他，在我看来，他的本质就是一个才子加一个土匪。

然而在这样的時候，在即使忙碌得像狗熊一樣直喘氣的時候，有一件事兒一直是 he 持之以恆的，那就是寫詩。使我非常欽佩的是，他這樣一個懶懶散散不修邊幅的人，居然也能一以貫之地專注於一件事，並有將詩歌進行到底的趨勢。一個人寫點詩歌並不难，难的是一輩子寫詩歌。他不斷的執導，也不斷的寫詩，導演是他對可尋求的表達，詩歌是他行吟的結晶，依舊是不變的基調。他永遠生活在激情燃燒的年代，完成自己激情年代的燃燒。



我一直懷疑云其的生態與常人有所區別。他是一個精神上的人，因而他注定地不安分，即使他坐在寧波的某個小茶館里，他的思緒也許正飄蕩在窮山僻水，野渡荒村。這使他常常像個游蕩的靈魂，也許這就是詩人。

詩人沒有故鄉。詩人每年都要出走到一個什麼地方，然後體驗想家思親的滋味。他去的那些地方基本上都是些無名之地，行程的目的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會突然決定出行，哪怕那天已經到了大年三十。他的詩歌因此留下行程艱難的痕迹，或者前後茫茫無處投宿，或者汽車在野外拋錨，飢寒交迫。在湘西的土樓發現土匪的後裔，或者在雲南的山道得悉馬幫的線索，他都能興奮不已。我並不因此斷定云其是個獵奇的人，他出行的目的肯定比獵奇更加深刻。他說過“我對俠客和海盜心存敬畏”，他也說過“靈魂在石頭內部，菊花在靈魂內部”，這是他寫給我的詩體的信。但是每一次，那目的地仿佛都與他擦肩而過，每一次都讓他失望。他告訴

我，好多次他梦到了自己的前生。那前生对他来说或许只是一种象征，或许梦见的是来生，一种可以充满感情地向往的归宿地。那地方可以“以一枚尖鏢搅起漫天风雪”，表演男性的潇洒彪悍；那地方有“快意恩仇”的浪漫，让菊花在灵魂之中坦诚地开放。他因此喜欢秋凉，那种萧瑟，那种悲怆，那种若即若离的痛苦和凄美。

他在寻求价值外的价值，不为常人所知。

奇怪的是，据说他每一次到达的目的地总是在下雨，这是天意。他就像是希腊神话里的双面神雅努斯，他的一张脸回顾遥远的过去，用另一张脸眺望没有尽头的未来，他就没有心思再来顾及今天。不，他对今天总是抱愧抱怨，从主观到客观。诗人不属于今天，于是今天总是向他展示湿漉漉的尴尬。他的“一生都在下雨”，这是云其上一部诗集的名字。

豪气，这是他诗歌的特质，也是他对生命意境的追求。他行走天下，诗歌里常常出现的意象是海，是山谷、风暴、大河、夕阳、骏马，或者是男人心中朦胧的女性。他本人就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磊落男人，为兄弟两肋插刀，或者为爱情出生入死。可惜他的爱情总是朦胧寥廓。他常常把偶然邂逅的女性想象成诗中的情人，就像把偶然邂逅的他乡想象成故土一样。这更加浓烈了他诗歌中那一抹凉丝丝的痛苦，“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呵，也许我蒙蒙胧胧地看到了一个真他，就像那《黍离》中踟蹰者，总在徘徊，总在寻求，总在行吟。

一种莫名的孤独从他的诗歌一直升腾到他的生活。他

就像生活在一座西部大片里徒有街景而没有几个人影的空城，四顾茫茫空楼无人，这使他愈益地渴望温情。他所在的艺术研究所在被责令搬家后只有他一个人不走，赖在那空楼里称不了王也称不了霸，只空荡荡的守着一屋稀薄的文化。因为孤独他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就勾引这个诱骗那个去谈天说地。这位身披长发的诗人有时候显得尤其热情，但他的热情里总有诸多疑点；当他豪情万丈地阐述某种前卫理论的时候，常常会露出无可奈何的破绽。他很想怀着破坏的快意来点燃周围的一切，然而最终往往只点燃了自己的肢体用来温暖自己的灵魂。这也许正是他不断写诗的原因。诗，这是心灵的燃烧、心灵的歌唱，歌之不尽，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因此成了歌舞的导演。这里面有着一脉相承的东西，那一种精神。

也因此，朋友是他心中的最重。那一年他对我说希望换一种生活，希望到一个有些味道的企业，我给他联系了。与对方总经理约定见面的那一天他突然失踪，一切联系方式都宣告失败。一个星期后他又像失踪般地突然出现，问他何去，他说一个朋友在深圳海关出了些事情，接到电话他便匆匆上路。其实去与不去对他朋友来说都是一样，他只在深圳的街上游荡了一个星期，屁忙都没有帮上。他自己满意了，尽管因此失去了一个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两朵云的故乡”只是一种说法，一种象征的说法。诗人总是以象征和联想作为主要修辞手段。在这短短的书名里，他用了两个意象，“两朵云”和“故乡”。为什么是两朵

云而不是一朵或者三朵？为什么是飘忽不停的云，而不是其他？或者为什么不是故乡的云，恰恰是云的故乡，那么故乡又作如何的定义？这都能让我们想到一些什么。这是诗人的感觉。诗人总是把他心中最强烈最直接的感觉诉诸于诗句，用心血凝成文字。你问他为什么，他必不能回答。

你想到的也许比他诉说的还要真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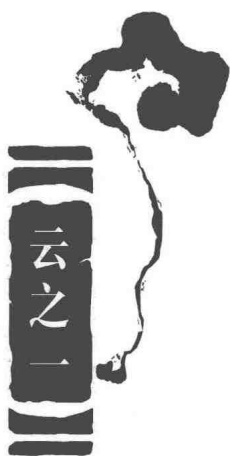
是的，诗无达诂。就像诗人云其，也是仁智各见。

2005/1/21 上海

在今生緣咖啡吧

我不知道該怎樣表達
從你的眼裡退回
繼續說愛？象地面上的兩條魚
為突然而來的一場雨感動不已
甚至，我真不知道 還是
該握住你的左手 ~~右手~~ 右手
還是相牽，而路只能走一邊
所有的綠燈一直亮到天涯
這樣的愿望其實沒人相信
那麼讓愛成為浮調
成為絕望或者癌症 ~~癌症~~
喝了吧，這苦口的藥

2004. 3. 1



这是泥泞的夜晚，
这是我和你约定的夜晚
风在四处游荡，
我在游荡……

大峡谷

心裂开了，历史还能坚持多久
草原都浇上了柏油马路
谁还能在鹰翅下逃亡

在万千个选择里其实只有一个选择
我们知道，却选择合理的犯规
我们把自己做成一个阴谋
被套牢，动弹不得

有时候我一整天对着地球仪
冥想着力、法则和树叶的飞扬
我试图在轻轻的转动中
突然发现第五块大陆，发现

你最初的容颜在柔雾之中
象帕米尔的灵蛇，唱着歌
你走动的身影呵是如此曼妙

天籁的音乐，无际的森林
和长着七种羽毛的雏鸟
这些都在你的口袋里放飞
……而现在，我只能等待

2002.4.16

